

毛

詩

原

解

毛詩原解卷二十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節截

彼南山維石巖巖

顏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

惓談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

叶

何用不監

平

○節彼南山

有實其猗

阿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摧

喪亂弘

多民言無嘉

叶

懔懔

莫懲嗟

叶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

其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皮

俾民不迷不弔昊

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叶

弗問弗仕

史

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叶

瑣瑣姻亞則無廕武

毛詩原解

△

卷二十

一

小雅

十

仕叶○昊天不傭冲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屆雞叶俾民心闕缺叶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違○不

弔昊天應叶亂靡有定丁叶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像爾矛謀矣旣

夷旣懌如相臙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

復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叶上平聲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謂春秋魯桓

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

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
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子孫氏
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卽七
十年後求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卽常武
王謂之尹氏與○章一終南之山節然高峻積石巖巖
民所共仰尹氏位居太師赫赫之勢爲民具瞻何異
高山之仰今其所行不善使我憂心如火熒熒畏其
威而不敢戲言觀此國運亦旣終斬絕矣王何不察
乎○章二節彼南山草木之生皆猗然垂實何其均也
尹氏尊爲大師偏黨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重薦之

病喪亂弘多民有不嘉之言而尹氏曾不慘然懲嗟也○三章尹氏官居太師以世臣爲國根柢執國之平

宜維持四方輔毗天子公道服人使民信而不惑可

也今旣不見信于民卽不見愍于天則不宜久塞賢

路空曠我太師之官也○四章尹氏爲政委託親戚羣

小不肯躬親王事忠勤報主庶民所以不信服也豈

世無君子乎惟爾弗肯訪問弗與仕進焉可誣罔君

子謂國無其人也武平夷其心不肖者則已而退之

勿使小人親近危殆瑣瑣么摩之親戚勿高爵厚祿

以私之可也○五章天生小人以禍人國家是昊天不

均傭而降此窮極之訥亂也。昊天不惠愛而降此乖
戾之大變也。所以救之者唯在君子。王若信用君子
而君子至。則民之怨望闕息矣。君子用事。自平夷其
心。而人悅服。則惡怒亦違去矣。○韋今旣不見愍于
天。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
醉。不知誰執國之成法者。不自爲政。偏任羣小。勞苦
我百姓也。○韋吾欲駕彼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
昂壯可用也。然環視四方。慙慙然出門卽礙。何處可
容馳騁乎。○韋宰天下事。宜以和平。方其盛。爾凶惡
視爾矛戟。如欲戰鬪。由其心不和平故也。苟能平夷。

其心悅懌其氣往來順適如鷗爵然人已諧和何入
不得邪○執昊天手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因是不得
安寧矣不肯懲創其非心反怨人之正已者焉○軒
家父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訥亂所由庶幾動王悔心
任賢求治以畜養萬邦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師尹太師尹氏也悛燔也斬絕也監察也有實其猗
草木垂實猗猗然也薦重也瘵病也懽與懽通氏本
也均平也毗輔也弔愍也不弔昊天不見愍于天也
空我師空曠我太師之官也周君子誣賢人也式已
退小人也殆危也近也小人易親而險子云佞人殆

姻亞私親也。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兩壻相謂曰亞。撫仕猶言美官。傭均也。鞠窮也。訥訥然亂意窮極之亂也。屆至也。闕息也。違去也。醒病酒也。國成國法也。項領壯貌。訛動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

政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叶

哀我小心。

鼠

憂以瘁。

叶

○父母生我。

胡

俾我瘳。

字

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

好言自口。

叶

訇訇。

叶

言言。

叶

言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叶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叶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叶○謂山蓋
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門叶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亟叶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積維號葉斯言有倫有脊哀今
之人胡爲虺蜴葉○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
玃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克我仇仇亦不
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剛矣燎
叶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未
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餘載餘將餘伯助

子與叶○無棄爾輔員云于爾輔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集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魚在于沼叶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叶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

酒又有嘉穀治比避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

慙○此此此彼有屋救救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

楸叶哥可矣富人哀此惻獨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章四月正陽而繁霜

降天變于上我心爲之憂傷民之譏言其害甚大人

皆忘危我獨慮及宗社京京然憂之大也哀哉我小

心畏懼如鼠病在穴愁居懾處以至瘁病也○章二父

母生我豈使我病乎。遭逢世亂不先不後莫非命也。訛言之人巧肆中傷言人美好唯自口出言人莠醜亦自口出憂心愈愈日甚以致小人之侵侮也。○
憂心惻惻國之將亡無所依歸念我不幸與此無罪之民將并見囚虜爲人臣僕哀哉此民復從何人受菴乎視鳥鳥之飛不知止于誰之屋耳。○
觀瞻彼中林草木繁蕪然大者爲薪細者爲蒸區以別矣今民皆危殆視天若夢夢不明者特尚未定耳天之既定善必祥惡必殃未有不能勝人者。雖皇上帝何心憎人人自取之耳。○
五山則高矣而彼謂之卑其實固

陵也。岡陵可謂卑乎。訛言反覆如此。寧莫有明斷之人能辨止之者。徒然召彼故老問彼占夢。彼各自謂聖人。可否淆亂。如烏鳥雌雄。誰能辨之。○章生斯世也。謂天高乎。不敢不局其躬。將恐壓也。謂地厚乎。不敢不累其足。將恐陷也。身逢亂世。禍機不測。敢謂無是事而不懼邪。我所以長號此言。有倫有理。非妄語也。哀今小人。胡爲肆毒害人。如虺蜴乎。○乾瞻彼嶠嶇之田。甚瘠薄也。尚有鬱然特生之苗。豈以世亂而無豪傑乎。蓬衆則遭妒。是天搖抗我也。多方排擠。如恐不克。始云求我爲法。如恐不得。今乃拘執堅固。仇

仇不釋惟恐不力矣○孰我心之憂如有物結之當
今之政何其暴厲也火之燎原其勢方張寧或滅之
赫赫然顯盛之宗周一褒姒遂成之蓋婦人蠱惑王
心而譏人乘間敗壞之耳○孰國事如此悲其究竟
示抱無窮之慮如彼行道又窘迫于陰雨其車旣裝
載乃棄夾縛之輔輪墮而所載之物然後倩人助已
晚矣國步艱難不用賢而貽悔何異此○計爾駕車
者勿棄夾縛之輔以員益爾持輪之輻又數數戒勅
爾御車之僕如是則自不輔墮爾所載矣今奈何終
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爲意乎則其覆敗宜爾○計一

魚相忘于江湖今在池沼何樂之有君子立衰亂之朝亦猶此也雖深自韜晦終將不免如魚雖潛伏焉能逃網罟之患顧一身何足恤憂心慘慘念禍及宗社耳○章十二君子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穀和悅其鄰里與其昏姻甚相周旋我獨無侶而心自慙慙然憂之痛也○章十三此此然之小人大厦安居而有屋敕敕然卑陋者厚祿奉養而有穀民獨不幸無居無食是天降天禍極擊之也彼富民猶可惟哀此惻獨無告者若之何哉○正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也訛僞也將大也京京大貌卽兢兢

意癘鼠病在穴也瘳病也瘳亦病也瘳狗尾草醜貌
穀則善秀則醜也愈愈增益也無祿猶言不幸臣僕
亡國之虜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中林林中侯語辭蘧
曰薪細曰蒸柴爇之名方等齊也殆危也踏累足小
步也號哀呼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蜴蝮蛇也苑茂也
特苗之特出者猶周頌載芣篇云有厭其傑也扞搖
動不安也仇拘也卽賓載手仇之仇仇仇然盤執不
舍也燎野燒也威滅也輔縛杖夾輻防折壞也輸墮
也將請乞也伯呼所請乞之人也員益也輻輪輳也
輪中直木三十爲輻洽和也比親也云旋也仇仇小

貌殺殺陋貌天妖通菑也極擊殺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日月告凶不用其

行叶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燿燿業震電不寧不令零百川沸騰山

冢峯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尹膳夫聚鄒子內史

蹶愧維趣楚馬叶橘矩維師氏豔焰妻煽扇方處祚○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叶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

泥叶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移叶

○皇父孔聖作都

于向擇三有事

曹侯多藏

葬叶

不愁

印

遣一老俾守我王

旺叶

擇有車馬以居祖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

辜

讒口訾訾遐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叶

噂

叶

上

沓

叶

佩

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痍

妹叶

四方有羨

聲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鄧康成以爲刺

厲王非也豔妻之禍取奴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

也○

章

十月建亥純陰之月朔日辛卯純陰之日日

爲陽主而是時有食之者陰盛陽衰之象甚可醜也
彼月有時虧缺而微常也此日亦虧缺而微陰陽失
道今此下民災害並至亦甚可哀矣○二日月之食
雖有定次然陽尊陰卑月行自當避日今日食告凶
是日月不用其行矣及觀此四國失政不用賢良亦
豈得其行乎彼月見食則維常事此日見食何其不
善也豈非小人盛而君子衰之徵與○三章燿燿然雷
電閃爍動于十月不安寧不令善百川沸騰水滂爲
災山之頂冢峯然高者今皆崩頽高岸陷而爲谷深
谷填而爲陵菑變如此哀今君臣胡不慘怛而懲創

乎○

章四

天災之致由于小人有如皇父者爲王卿士

兼總六官招致同類有番氏者爲司徒掌邦教有家
伯者爲冢宰掌邦治有仲允者爲膳夫掌飲食有聚
氏子爲內史掌策命有蹶氏爲趣馬掌馬政有槁氏
爲師氏掌朝事此七子皆以諂媚王之美妻褒姒而
分據津要氣燄煽熾方安處未可動也○五抑此皇
父小人之尤作事暴虐言不言不時胡爲動作我
而不與我謀遂毀我鼎以爲罔罔壞我田畝盡爲
水草之區曰非我戕汝乃下奉上之常禮耳○六皇
父瞽然甚自以爲聖人以向爲私邑擇用已三卿司

事之官皆訪真富厚藏之人不肯勉強畱一老成人
衛護天子惟擇富有車馬者以從已往居向爲私人
而已○杜鞠躬盡瘁臣子之分何敢告勞但念無罪
辜而過讒口之多雖勤勞亦不免矣下民災孽豈自
天降由此讒人面則噂然聚談沓然重複背則相憎
專主用力爲此皆由人耳可諉於天乎○軾朝政昏
亂悠悠然思歸我里不可得亦甚病矣彼諸臣分任
四方尚得寬裕而我獨處憂愁之地民力食者莫不
安逸而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均如此亦惟黽勉從
事耳豈敢效我友爲身而自逸乎○交日月交會卽

朔日也。日有食，月食之也。言有者，不見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旋地外，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隨天行而較遲，日一晝一夜退天一度，一歲退盡與天初度會。月一晝一夜退天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有餘，退盡與日會。一歲日月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交會則日與月同度同道，故日爲月掩而食，或行有盈縮，參差則不食。月之食，日在交以形相掩也。日之食，月在望以精相抗也。辛，天干之柔，日卯地支之陰，辰微虧缺不明也。燿燿閃爍，貌山冢山頂也。萃，高也。卿士。

天子之卿執政者也。維宰爲冢宰也。煽熾也。時是也。不時猶言不是。當可謂之時。作移動也。猶射禮作上耦射之作遣也。汙萊澤藪也。孔甚也。孔聖恣已自是。卽豈曰不時之意向地名。皇父私邑也。作都侈大也。三有事三卿畿內諸侯有卿大夫士也。亶信也。訪擇之意。候語辭多藏富家也。愁者心不欲而勉強之辭。遺畱也。一老一老成人也。言所用皆新進附已者。天子孤立而已。噂聚言也。杳重複也。小人面相親媚之狀。背憎背後憎毀也。職專也。競爭爲也。瘳病也。羨閒也。徹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卽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日光所不及卽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而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元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覲天子則禮卑在本國亦一君耳此陰陽之分段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疊合日爲月揜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眚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

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少參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爲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

赦

彼有罪旣伏其辜

孤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平聲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

叶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亦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叶○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叶如彼行邁則靡

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叶○戎

成不退饑成不遂碎曾我誓薛御懔懔日瘁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叶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能古

是出叶維躬是瘁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

曰于仕史孔棘且殆體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以○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鼠

思泣血叶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雨有上下者

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改爲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此詩以責去者非也王朝
設官遇饑年輒引去非必實有是事宋傳據二章正
大夫離居卒章謂爾遷于王都立說所謂靡有孑遺
是周無遺民者也當時或偶有棄官去者非必羣臣
離散也雨無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
饉有罪無罪同死卽雨失其正忠邪不分刑罰不中
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
巷伯常武酌賚般豈盡詩辭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
易見則高叟之癖矣○章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不駿

大其德降此喪亂饑饉戕害四國之人天道是邈暴疾作威曾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者棄之不養則伏其辜矣此無罪之人同遭饑餓相與淪陷鋪徧而死何哉○二周之宗祀將盡滅矣人情洶洶靡所止定正大夫爲六官之長今皆避禍離居莫有知我之勞勩者三公及諸大夫莫肯夙夜在公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勤王庶幾曰王用悔過爲善耳今反出于惡而疾威不悛日甚一日若之何不滅乎○三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不肯見信如行道邁往漫無抵至凡百君子爲臣止敬各求自盡何可不相畏不相畏是

不畏天也。天可以不畏乎？○章四今戎寇已成，不可退矣。饑饉已成，民不遂生矣。王曾不悟，而我近侍小臣，憂之憺憺，日以困瘁。凡爾諸臣，莫肯用心訊問，以求忠益，聽人之言，答之而已，不尋思也。一聞譖言，全軀而退，國事將誰賴乎？○章五哀哉耿介不能言之人，非但言出于舌，禍且及身，而受困瘁矣。可哉利口能言之人，巧言如流，而使身處休樂之地，今時好佞惡直如此。○章六人維曰：往仕耳，不知今之仕甚急且危也。欲爲忠直，見謂不可使，而得罪于天子；欲爲巧佞，庶幾可使，而公議難容，見惡于朋友。仕不亦難乎？○章七

我嘗謂大夫離居者曰爾還而遷居于王都乎彼對我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察其意如鼠之畏人吞聲泣血未有言及時事不疾痛者此其畏禍之情而云無室家者託辭耳不然昔爾去王都居外又誰爲爾作室家乎○昊廣大也駿大也降喪猶降殃也斬伐殺害也旻冥邈也疾威暴虐也舍棄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卽塗有餓殍之意凡宗周之宗族旣盡也正六官之長勤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諸大夫也早見曰朝莫見曰夕辟言法言也戎兵寇也會猶但也摯御近侍也惛惛猶慘慘訊訪問也哥可也鼠思猶

言幽懷凡物之畏而隱者莫如鼠無聲曰泣血卽淚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韋何日斯沮。上聲。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窮。○滄滄。吸。訛訛。子。

亦孔之哀。衣。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平。○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王。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卒。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勑。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驚。○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

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平。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倍。民雖靡盬。呼。

或哲或謀。寐。或肅或艾。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備。○

不敢暴虎。不敢馮平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改爲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羣小。故發謀猶之說。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卽不善謀也。如朱傳之言。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章一天道冥邈。暴怒作威。敷布下土。奪王之鑑。使謀猶邪僻漸趨于危亡。何日而止。忠言本誠。則不從。諂諛不戒。反用之爲謀。若此。以我視之。必甚至窮病也。○章小人謀黷君心。讒害忠良。滄滄相聚。訛訛相詆。反

覆傾險甚可哀痛。今王于嘉謀則皆違之。于巧佞則皆依之。我視王之爲謀。何所底止。終歸于亂亡而已。
○三治亂之理。明者曉然無事于商量。愚者不悟。轉趨迷惑。先知莫如龜。龜旣厭而不告矣。謀夫雖多。亦何所成。發言滿庭。恐事敗獲咎。無敢任者。如行遠者。而但坐謀。何得于道路乎。王如從善一言興邦矣。何事羣小之滄訛也。○四哀哉。今之謀國者。不以往哲爲程式。不以大道爲經常。維近習之言是聽。維近習之言是爭。衆口淆亂。如彼築室道傍。與行路之人。謀是用不得遂成也。○五小人熒惑主聽。非獨小人之

罪王信任之過也。今國雖不定，有通明而爲聖者，有不皆聖而爲否者，民雖不多，有明哲者，有善謀者，有恭肅者，有乂治者，王惟不用，雖嘉謀安施如彼，下流之衆相與淪陷，至敗亡而已。何救于國事乎？○六虎不敢空手而搏河，不敢無舟而馮人，知其一矣。至于國所以敗，天下所以亡，甚于虎與河，人不知也。思及于此，戰戰而危兢兢而懼，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王曾不之念乎？○旻，冥邈也。回遹，邪僻也。沮止也。邛窮，通病也。滄滄，和同也。訛訛，詆毀也。具，俱也。底止也。集成也。執其咎，事不成，任其罪也。行邁，往

也道路也先民古聖賢也程法也經常也邇言羣小之言潰遂也靡止不定也靡盬不多也艾與乂通治也艾必刈而後用故謂乂曰艾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

之然則頌有小恙又焉得有大恙乎皆猜說也

宛

遠

彼鳴鳩翰飛戾天叶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

富

別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中原有菽庶民采菜之

螟蛉有子蜾蠃

不

羸

樣

負背之教誨爾子式穀似齊之○

題

弟

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

虎

率場啄粟哀我填顛寡宜

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

惴

贊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改爲大夫遭亂

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宣王承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先也宣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申后賢而幽王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子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而幽王夫婦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廢太子宜曰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曰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

二章刺酤酒喪儀而身不脩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
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
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于夫婦
故以鳴鳩比鳴鳩卽雎鳩布穀也鳩族惟雎鳩關關
善鳴而高飛他鳩鳴則不飛飛亦不能戾天月令鳴
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
佩其骨令夫婦和因以爲比荀幽王能如關雎則無
忝於先人矣三章言救救也比君嗣中原比見黜救
豆霍也豆言關霍言護爾雅大山宮小山霍太子在
外之比螟蛉之言伶仃螟蛉之爲毒螫皆禍亂之比

下篇以小弁繼之其爲刺幽王甚明○章一宛小之鳴
鳩關關拂羽高飛戾天人而無夫婦之誼不克自奮
鳥之不如矣我心憂傷思昔先王與先后黽勉同心
未央問夜明發視朝所以幹蠱而中興也承先祀者
獨無二人之懷乎○章二敗德喪儀莫如酒人惟齊肅
聖明者能以溫恭制其暴戾彼昏昧不知者惟麴蘖
是好一於沉湎日以增盛當各敬爾威儀天命一去
不復來矣○章三菽生原中無所藩籬則庶民誰不采
之桑蟲有子則螺贏遂負以歸今王屏黜其子將恐
有挾之以去而爲不善者矣倘或不肖則當教誨以

善爲法奈何輕棄之乎○韜嫡庶兄弟本同一體視
彼君令飛而且鳴其情甚急可以兄弟之間漫不相
關乎在我有事日斯邁矣在爾同心亦月斯征焉夙
興夜寐急難相恤庶幾天倫攸敘無忝所生而今一
黜之一愛之豈國之福與○韜交交往來飛之桑扈
食肉之鳥也今衛場豕粟失其性矣哀我顛寡之民
法所常宥不宜并獄而今禁網煩苛亦宜并獄矣刑
罰濫加貧苦無措聊以一握之粟出問諸士從何而
能得吉乎○韜溫溫然恭謹之人雖無取禍之道而
懷不免之憂如集于木上將恐顛也惴惴然小心如

臨于深谷將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將恐陷也
生乎今之世何自而得免邪○宛小貌鳴鳩卽雎鳩
善鳴而能高飛翰高貌先人指宣王明發將旦也二
人父母也齊肅也聖通明也溫克以溫恭自勝也醉
人多怒故不醉而怒曰曷酒誥曰厥心疾很不克畏
死惟齊聖之人醉能溫克也壹醉事務醉也富益也
不又不復也菽豆也螟蛉桑蟲也蜾蠃細腰蜂也凡
蟲細腰者無雌乎蟲化子爾雅云蜾蠃蒲盧也瓠之
細腰者爲蒲盧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猶綬草與綬
鳥皆名鵲青色之葵與青色之鳩皆名雎也負古背

通背負以去也。比申侯挾宜曰召犬戎伐周之事。式穀用善也。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交交飛貌。桑扈竊脂食肉無肉故啄粟。填顛通危也。岸作犴獄也。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把也。握粟言貧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

盤

彼鸛

豫

斯

叶

歸飛

提提

叶

民莫

不穀

我獨

于罹

叶

何辜

于天

我罪

伊何

心之憂

矣云如

之何

○嘷嘷

道

聲

鞠爲

茂草

我心

憂傷

惄

憂

焉如

擣

假寐

永歎

維

憂用

老心

之憂

矣疾

越如

疾首

○維

桑與

梓必

恭敬

止

靡瞻

匪父

靡依

匪母

不屬

于毛

不離

于天

之生

我

我辰安在叶○菀玉彼柳斯鳴蜩條嘒嘒惠有漼惟者

洲九萑界淠淠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叶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邪雉之朝昭雖妬尚求

其雌目彼壤悔本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

彼投兔尚或先信之行有死人尚或墮觀之君子秉心

維其忍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運之○君子信讒如或

醕叶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叶紀戈矣析薪拙叶後

矣拖舍彼有罪予之佗叶矣○莫高匪山叶莫浚匪泉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逃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叶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傳作焉○朱子改爲太子宜曰被廢而作非也凡刺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真出其人之口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他詩皆真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親親非宜曰所及耳故篇首以鸛斯比鸛斯鴉鳥也鳥孝鳥能反哺鸛似鳥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曰爲世子依母歸申以讐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鸛斯諷之賢得之言也愚幼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

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爲詩則親而爲子則逆何
性情之與有晚讀毛傳此疑頓釋益信毛公之于詩
深也○章一鸛斯之鳥弁然拊翅提提羣飛歸于其林
曾無顧巢反哺之恩人子忘親亦猶是也民莫不善
我獨憂懼不知何罪于天乎我罪伊何乎心之憂矣
將如之何哉○章二嘽嘽然往來之大道一旦窮塞化
爲茂草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荆棘何以異此我
心憂傷怒焉不安有如春擣不脫衣冠假寐長歎維
以憂故至于衰老心之憂矣病如首痛焉○章三里有
桑梓親所植也猶必恭敬況子於二親無瞻望而非

父無依託而非母敢不恭敬與今父母不我愛豈我不係屬于父母之毛不附麗于父母之裏不知我生辰安在若此其不祥也○韓菀茂之柳有蟬嘒然鳴其上淮深之淵萑葦泝然生其側物各得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漂流不知所至憂思假寐而亦不暇矣○五鹿之奔也其足尚伎伎然舒緩以待其羣雉之晨鳴尚知求其雌今我見逐惻惻無侶如傷壞之木憔悴無枝心獨憂而人莫知也○韓視彼兔之被逐窮迫投人人尚哀之及逐者未至而先脫之路有死人尚或收而瑾埋之人皆有不忍之心焉君子黜

妻屏子秉心何獨忍乎使我憂之涕淚隕落也○

章七

王信讒言如受酬爵不以慈惠之心舒徐審究如伐木者伐其前又繩掎其後如析薪者斧析其理骨肉摧折皆讒人之罪今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意外之禍也○

章八

世莫有如其高者非山乎莫有如其

深者非泉乎雖高亦可陟雖深亦可入也王勿謂宮禁深遠放言自由人將附耳于牆壁媒孽而成禍端也我今已矣顧念國家勿使人往我之梁發我之笥儲位不可竊據神器不可黷干也雖然我身既不容

遑恤我之去後乎○弁拊然拊翼也一云與盤通樂

也鸛鴒鳥也鳥有三種純黑反哺者曰烏白項者曰燕鳥所謂白脰鳥也似鳥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者曰鴉鳥卽鸛也提提羣飛安舒貌跼跼猶條條往來疾貌鞠窮也路不行則窮而生草怒感通憂思也假寐不脫衣冠寐也疾病也疾首頭痛也桑梓園樹先世所植也屬連屬毛肌體之毫毛離麗也裏猶云肝膈肺肘也辰時也菀茂也蜩蟬也嚙嚙聲也漼深也淠淠衆也伎伎舒也雉雉鳴也朝早也壞瓌同木病也投兔奔投之兔墮閉藏也醕勸酒也惠愛也舒究徐察也持旁牽也左傳云諸戎持之扯扯同離析

也佗他同意外非望之災也浚濟同深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疽無罪無辜狐亂如此慙呼昊天

已威畏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

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女亂庶遄傳沮

聲上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芒亂是用長腸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餖談匪其止共

恭維王之邛窮○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剔躓讒兔遇犬獲叶之

○荏忍染柔木君子樹暑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之蛇

蛇移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矣○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叶既微且廋叶爾勇
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紀何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於讒故作是
詩也○章悠悠昊天天下民之父母胡使人無罪無辜
遭亂如此其憊大也昊天甚可畏也予自審無罪也
昊天太甚也予自審無辜也○章亂之所以初生者
由讒人以僭差之言嘗試王意王不覺而涵容之一
窺意指遂無忌憚所以亂漸至而又生皆信讒之致
也如君子聽言不爲含容務使是非明白非者然而

責之則讒言不敢至而亂庶幾速沮矣是者喜而福之則忠言上達而亂庶幾速已矣○章三讒言曖昧明主立斷若執狐疑之見屢與盟誓則小人得計亂是以日長也讒人如盜信爲腹心則必有卒發之禍亂是用暴矣盜言諂諛使人易悅其味甚甘則亂是用餒矣凡此讒人浮浪無定不足供職祇爲王邛病而已○章四奕奕然高大之寢廟雖君子能經營小人無才不可與興制作也秩秩然有序之大道雖聖人能定小人無行不可與議道德也彼其心懷欺罔侈談聖人君子以文其奸我得而忖度之其技黠變詐如

躍躍善走之狡兔一遇疾犬則見獲而受禍烈矣○

五木雖荏苒和柔者乃爲良材君子宜培植而樹之

言雖往來共由者乃爲嘉言宜中心數而識之彼小

人者聽其言蛇蛇安徐但自口出無根心之實如笙

中之簧隨氣轉動而彼初無赧色其顏亦厚矣豈有

羞惡之心者乎○六彼讒人者居河濱水草之麋託

身甚卑其肝有瘍其足又腫下流而有惡疾何拳何

勇其造謀大而且多必有爲之徒者然爾所居之徒

能幾何王曾不能去之乎○憚大也已威甚畏也威

與畏通慎審也泰憚太甚也儻始不信之端也涵容

也遄速也沮止也社福也遄已速去也盟誓也暴凶
急也飲進食也止共安靖供職也奕奕大也宮室前
曰廟後曰寢秩秩序也大猷大道也莫定也忖默思
也躍躍疾跳也薨免狡兔也荏苒柔意數猶記也蛇
蛇舒徐也碩大也麋湄通水草之交也拳力也職專
也斁殤曰微癰足曰蹇

巧言六章章八句○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
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巷伯刺讒人編
什之序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勤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去聲維暴之云○二人從聲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
言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彼何人
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支
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
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
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
仲氏吹篪池及爾如賁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爲鬼爲蜮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朱子疑詩中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讒口害人踪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飄風鬼蜮比其曖昧之私辭婉而意切矣○章一彼行者何人其心甚艱險胡爲過我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甚可疑也問其從者乃云暴公也○章二暴公與從者同行不知誰譖我而爲此禍今我旣失位矣爾何過我梁而不

入弔我也爾初與我同僚分誼相親豈如今之不以
我爲可乎○章三彼何人斯逝我堂下之陳使我聞聲
不見其身踪跡曖昧謂人可欺耳縱不愧人不畏于
天乎○章四彼何人斯飄忽若風南北無定也今胡不
自南不自北而逝我之梁顛狂倏忽祇攪亂我心而
已○章五爾終日奔走雖無事安行亦不暇止況今行
亟脂轄不遑其必有故矣豈肯顧我而畱乎何不一
來使我盱目而望也○章六爾往予猶望其還也苟還
而入我心平矣還而竟不入爾心之所不可者真難
測也但得爾一來乎我心安矣○章七初我與爾誼同

兄弟。兄吹壎則弟吹箎。情相親故聲相應也。與爾如
索質物。肝膈相通。豈誠不知我乎。爾若謂不知我則
出犬豕雞三物。詛呪之可矣。○章唯鬼作祟。唯蜮射
影。故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耳。覩然面目相看。而
爲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
心也。○艱險也。逝往過也。梁橋也。從同行者也。二人
暴公與從者。言弔失位也。陳堂下至門之逕。攪擾亂
也。安行緩行也。舍止息也。脂以膏塗車轄也。盱張目
也。還反也。易平也。祇安也。壎箎皆樂器。壎以土爲之。
形如卵。銳上平底。六孔。箎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又一孔上出橫吹也如貫如繩串物言相通也
諒信也三物犬豕雞也詛告神設誓也域或同妖蟲
一名短狐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貳是也能以氣射人
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
者名含沙說文云似鼈三足其卽所謂能者與覩面
目之貌罔極猶園有桃青蠅之罔極皆不測意春秋
傳云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常不可測也反
側猶言翻覆卽罔極意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愚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
矣通篇非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

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
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動之養乎
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
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
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
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性
情之謂也其人未必中和至其爲詩必無暴厲如執
詩以信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孟子
所謂高叟者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秦甚害○哆扯

今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的與謀叶○緝緝翩

翩叶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心叶○捷捷幡幡叶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蒼天蒼天廷叶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者誰適

的與謀母叶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紹叶投畀有昊制叶○楊園之道猗倚于畝丘歌叶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於讒故作是

詩也○按寺人卽巷伯宮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

役或用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朱傳遂謂以

讒被宮刑固矣。貝水蟲介五色如錦，生而成文，非造作也。萋附麗也。斐均錯也。皆織造之象。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箕東方蒼龍之宿，秋夏見于南方，凡占星皆于昏旦南中，故曰南箕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東二星大張如箕舌，西二星微狹如箕踵，哆口微張貌。侈則大張矣。比因人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貝自地星自天，讒人罔極之比。○章貝文如錦，本由自然。今萋積均斐而飾成貝錦，讒口巧于造作如此。彼譖人者，無端羅織亦太甚矣。○章二南箕在天踵狹而舌廣，其

初哆然微張因而侈大之遂成此南箕讒口因人小
過而張大其罪計亦譎矣彼譎人者誰爲主此謀乎
○三譎者之口緝緝不絕翩翩不定心所營謀惟譎
人耳然未有言無實而不敗露者謹慎爾言勿以計
售肆志恐聽者謂爾欺罔不見信也○四捷捷便給
幡幡反覆心所營謀惟欲爲譎言耳自非明主豈不
誤聽但汝能譎人人亦能譎汝無言不讐亦終移及
汝矣○五譎人者得志而驕好好然適意被譎者遇
禍而勞草草然愁悴物情不平如此蒼天蒼天其監
視彼驕人乎矜憫此勞人乎○六彼譎人者誰爲主

謀取彼譖人之人投棄與豺虎豺虎惡而不食投棄
窮荒漠北不與同中國漠北之人亦惡而不受則將
如之何哉付之昊天而已獲罪于天無所逃也○七
楊園下濕之地有路上倚于畝丘讒口加于卑賤漸
及尊貴矣寺人字孟子者作爲此詩凡百公卿大夫
其敬慎而聽之乎○貝錦貝文之錦適謀主謀也驕
人讒人也勞人被讒之人楊園卑地也楊宜卑濕倚
倚同自下而達上如倚立也畝丘丘之可耕者土高
曰丘方百步曰畝寺人侍人卽巷伯孟子其字也君
子謂搢紳輩

三言乃解 卷二十一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終